

# 阿富汗为何沦为“毒品—恐怖国家”?

伊斯兰研究课题组

[内容提要]在阿富汗战场上,塔利班与美主导的国际联军展开了 8年“血与火”的较量,非但未被剿灭出局,反而自 2007年以来大举反攻,在阿富汗政治版图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份量,这其中毒品经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阿富汗的禁毒斗争从表面上看是美国、北约、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巴阿走私贩毒集团等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更像一张利益大网,各种势力、各色人等混迹其中,不仅鼓了各自的腰包,也使阿富汗战火难以平息,实现和平近乎奢望。

[关键词]阿富汗 毒品问题 塔利班 恐怖主义 有组织犯罪

[作者介绍]本课题组成员均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所研究人员。方金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伊斯兰极端主义、南亚安全等问题研究;李希若博士、严帅、李伟,均为研究人员。

在阿富汗战场上,塔利班与美主导的国际联军展开了 8年“血与火”的较量,非但未被剿灭出局,反而自 2007年以来强劲反扑,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其中,阿富汗毒品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塔利班、“基地”组织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走私贩毒集团甚至结成“毒品卡特尔”,发动“毒品圣战”(Narco-Jihad)。阿富汗的禁毒斗争从表面上看是美国、北约、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巴阿走私贩毒集团之间的不对称战争,实际上更像一张利益大网,其中网罗了各种势力、各色人等,他们各怀私欲、牟取私利,使得阿富汗战火难熄,实现和平仍是奢望。

阿富汗是当今世界头号毒品生产国。近些年来,塔利班与恐怖组织、毒枭等联手共建“毒品卡特尔”(narco-cartels),使阿富汗沦为“毒品—恐怖国家”(narco-terror state)。

21世纪初,阿富汗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 2009年高达 15.7万公顷,覆盖全国 34个省中的 16个省,其中赫尔曼德省的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 2/3。<sup>1</sup>大麻种

植面积在 2006—2007年间从 5万公顷增加到 7万公顷。<sup>④</sup>根据美国的最新统计数据,阿富汗有 2800多万人口,<sup>⑤</sup>参与罂粟种植业的人口在 240万以上<sup>1/4</sup>,接近总人口的 1/10。阿富汗大规模鸦片生产为其带来了丰厚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阿国民经济。阿鸦片出口总值 2004年为 28亿美元,占阿国内生产总值的 60%;<sup>1/2</sup>2008年这两项数字分别为 34亿美元和 1/3。2009年,由于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上述数字略有下降,但仍分别达 28亿美元和 1/4。<sup>3/4</sup>阿富

<sup>1</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Thomas Dunne Book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9, p. 236.

<sup>④</sup> Kirk Semple, “A Hollow Victory in Afghan War on Opiu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5, 2007.

<sup>⑤</sup> “Demography of Afghanistan From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y\\_of\\_Afghanistan](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y_of_Afghanistan) (上网时间: 2010年 1月 26日)

<sup>1/4</sup> Stephen Jones, “Afghanistan and Narcotics: Opium Poppy Cultivation Trends, 2001—2009”, March 24, 2009, <http://www.parliament.uk/commons/lib/research/briefings/sn1a-05025.pdf> (上网时间: 2010年 1月 25日)

<sup>1/2</sup> Judy Dempsey, “In Afghanistan, a Renewed ‘Holy War’ against Opium Trad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7, 2005.

<sup>3/4</sup> “Export Value of Afghan Opium down 18% from 2008, UN (AFP)”, December 17, 2009, <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jPpEG-nDakSaxM59Rd04UACFuG> (上网时间: 2010年 1月 25日)

汗所产鸦片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源,其鸦片产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 2007年为 93%,<sup>1</sup> 2008年为 3/4 销往俄罗斯和欧洲的海洛因 70% 源自阿富汗<sup>④</sup>。2008年底,阿富汗毒品产量已是全球毒品消费总量的两倍。2009年 9月,联合国官员估计,塔利班及与之交易的毒贩囤积了约 1万吨鸦片,足以供应全球海洛因吸食者使用两年。<sup>⑤</sup>

阿富汗塔利班的三股势力<sup>1/3</sup>均与毒品经济形成了共生关系。奥马尔为首的塔利班坎大哈派与毒品走私犯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赫尔曼德、查布尔、乌鲁兹甘和尼姆鲁兹等省都有密切往来和合作,通过护送毒品走私,每年获数百万美元保护费。南亚头号毒枭、走私贩哈吉朱玛·汗(Haji Jum a Khan)一年贩卖毒品达 10亿美元,是塔利班毒品贸易链的核心人物。同时,坎大哈派还直接参与和掌控了部分毒品的加工。据悉,塔利班坎大哈派控制区就有 50多个毒品精炼厂。另外,坎大哈派还向种植鸦片的农民征收 10% 的鸦片种植税。

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伊斯兰党盘踞在阿富汗东部的库纳尔、楠格哈尔、拉格曼、卢格尔等省,与“基地”组织合营一个庞大走私网,经巴阿走私贩和圣战者百年来一直行走的山路将海洛因以及木材、宝石等非法走私出境。

哈卡尼网络控制着阿富汗东南部的帕克蒂亚、帕克蒂卡和霍斯特省,从事走私和贩运武器、弹药及毒品活动,其在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的活动基地是武装分子和非法物品进出巴阿部落区的中转站;它还在阿富汗的帕克蒂亚省边界地区,包括贾吉(Jaji)和相邻的丹德瓦帕坦(D and Wa Patan)建立了数个毒品贩运中心。哈卡尼网络保护毒贩(大部分来自哈卡尼的贾德兰部族)经边界将毒品运到瓦济里斯坦,再由巴基斯坦毒贩运往西方。如果毒品数量较小,一般通过附近的白沙瓦机场空运到波斯湾。如果数量较大,则经部落区蜿蜒向西抵达俾路支省,然后由另一批人将其运往伊朗。哈卡尼常往返于巴阿部落区和海湾地区,与将毒品贩往西方的阿拉伯走私分子联系密切。<sup>1/2</sup>

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和“乌伊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毒品贸易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基地”

组织成员常独自运毒到海湾地区。“乌伊运”的活动范围遍及从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广大地域,控制着中亚 70% 毒品交易,涉及数十亿美元毒资,<sup>1/3</sup>建立了穿越阿富汗西北省份巴德吉斯(Badghis)、法里亚布和朱兹詹进入土库曼斯坦的走私路线。“乌伊运”还将提炼海洛因和吗啡的基地从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迁到塔吉克斯坦,并帮助“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将毒品走私活动扩张到中亚和俄罗斯。奥马尔、“乌伊运”头子塔希尔·尤尔达舍夫、本·拉丹都与前述南亚大毒枭哈吉朱玛·汗合伙过。本·拉丹还是塔利班与阿联酋、卡塔尔、沙特等国毒贩的中间人。<sup>⑥</sup>

塔利班从毒品生产中获取了巨额资金,从而使其恐怖活动具有坚实的财政基础。美缉毒署估算,塔利班资金的 70% 来自毒资。<sup>⑦</sup>美国间谍卫星发现,从巴基斯坦海岸发往境外的货船,离港时满载阿富汗的海洛因,返港时满载武器弹药。阿富汗的贩毒集团因为得到塔利班的支持和庇护而日益坐大并形成网络,近几年甚至常与政府军、警察交火,武装抗拒禁毒。2005年,阿富汗内政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多德称,“阿富汗有 10大贩毒集团,为扩大罂粟种植面积,他们组成卡特尔,致力于控制从种植到消费的四个环节。目前,他们只控制种植和提炼两个环节。”当时联合国禁毒署执行主任安东尼奥·玛丽亚·科斯塔也表示,“10年前,只有 20% 的罂粟在阿富汗境内提炼成海洛因,80% 在境外提炼。如今 80% 在境内提炼。贩毒集团还希望控制贩运、零售

<sup>1</sup> Donald G. McNeil Jr., “Opium in Afghanistan: Eradicate or Subsidiz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5, 2007.

<sup>④</sup> John F. Burns, “A Reshuffle in Kabul under Pressur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3, 2008.

<sup>⑤</sup> Richard A. Oppel Jr., “Afghan Opium Paradox: Harvest Falls, Cartels Thriv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3, 2009.

<sup>1/3</sup> 阿塔利班的三股势力分别是毛拉奥马尔为首的塔利班坎大哈派(Khandahari Group),以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为首的伊斯兰党(Hizb-i-Islami),以贾勒鲁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为首的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

<sup>1/2</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p. 127-129.

<sup>1/3</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 130.

<sup>⑥</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 145.

<sup>⑦</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 236.

环节。”<sup>1</sup> 所以,驻扎在阿富汗南部的美军和阿富汗官员称,阿富汗塔利班如今已经变质,他们“逐利甚于圣战”,更像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不再为真主而战,而是为美元而战,开始从收取保护费转向直接参与毒品走私和提炼海洛因。安东尼奥·玛丽亚·科斯塔指出,“塔利班与有组织犯罪团伙联姻,阿富汗的毒品卡特尔正在形成,毒品贸易从作为塔利班行动经费来源摇身变成了终极目的之一。”<sup>④</sup>

## 二

阿富汗毒品经济之所以长盛不衰,并与恐怖势力联姻,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因素,还与阿富汗地区毒品走私路线和毒资“漂白”渠道的多元化密切相关。

首先,阿富汗、巴基斯坦部落区种植罂粟、走私贩毒的营生由来已久,为毒品经济和毒品—恐怖联姻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数百年来,巴基斯坦普什图部落区的罂粟产量超过阿富汗全境产量,那里一直存在毒品和走私商品的运输通道。1965年,巴、阿两国达成协议,允许普什图人货运公司从卡拉奇将商品(电冰箱、日常用品)免税运进阿富汗部落区(部分商品又走私回巴,以规避保护性关税),卡车通常装着大麻、海洛因和其他禁运品返回卡拉奇,巴阿部落区因此成为一个商品、毒品走私网络的基地。

在抗击苏联的“圣战”中,种植罂粟、贩毒成了圣战者的工具。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实行“焦土政策”,阿农民无法依靠原有农业生产维持生计,一些人转而种植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和耐旱、耐虫害、耐腐蚀的作物——罂粟,普什图圣战者的罂粟种植业由此发展起来。一位《纽约时报》记者问穆斯林为何能容忍贩毒时,一名圣战指挥官答道:“伊斯兰法律禁止吸毒,但不反对种鸦片。我们必须种植和销售鸦片,才能同俄国人‘圣战’”。<sup>(四)</sup>

与此同时,外国军事援助通过巴三军情报局分别运送给阿富汗各派圣战力量,但巴三军情报局常以扣留资金、武器、食品和医疗援助等手段,迫使圣战指挥官或接受控制或转而依靠毒品资金。像毛拉阿克杭德扎达(Mullah Akhundzada)等指挥官即通

过毒品贸易或其他非法活动,如走私木材和宝石争取自己的独立性。圣战指挥官们在其控制区向种罂粟农民征收10%收成税,阿克杭德扎达则走得更远,不仅给农民分配种罂粟配额并提供贷款,还在伊朗城镇扎黑丹(Zahedan)设立办事处负责贩运毒品。<sup>1/4</sup> 苏联撤军后,阿各派圣战力量与巴军官、巴贩毒集团在阿富汗联手打造了罂粟种植、海洛因提纯和走私一条龙产业链。伊斯兰党的希克马蒂亚尔在1989年苏联撤军时更是沿边境设立海洛因提炼厂,并同巴走私网络合作。伊斯兰党另一领导人尤尼斯·哈里斯(Yunis Khalis)在楠格哈尔省依靠操控海洛因贸易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而逐渐坐大,与走私网和阿拉伯圣战者关系密切,毛拉奥马尔当时就任在其麾下效力。

塔利班崛起和坐大的过程也就是其与贩毒、走私网络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过程。在塔利班的决策圈“舒拉委员会”8名成员中,哈吉巴希尔·努尔扎伊(Bashir Noorzai)、哈吉巴兹·穆罕默德(Haji Baz Mohammed 2006年为塔利班筹集资金进行毒品走私而被捕,关押在美国)都从事走私贩毒活动。参与贩毒走私活动的奎达—坎大哈普什图卡车帮(以“奎达联盟”著称)鼎力支持塔利班发展壮大。巴基斯坦记者艾哈迈德·拉希德称,“跨国走私已很有年头,尤其在塔利班统治下发挥着战略性作用”。

其次,美政府长期无视毒品问题的严重危害性,酿成后患。1979年苏联侵阿后,美政府秘密援助圣战者抗苏,对阿富汗圣战指挥官的有组织贩毒活动保持缄默。另外,美关闭缉毒署驻喀布尔办事处,对阿境内毒品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少,更谈不上对其加以掌控。后“9·11”时代,美在阿富汗的战略重点是反恐,美军首要任务是追捕“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而忽视了毒品问题。直到2004年,美驻阿大使馆才逐渐认识到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的迫切性。当

<sup>1</sup> Judy Dempsey “In Afghanistan a Renewed ‘Holy War’ against Opium Trad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7, 2005

<sup>④</sup> Richard A. Oppel Jr. “Afghan Opium Paradox: Harvest Falls, Cartels Thriv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3 2009

(四)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 32

<sup>1/4</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p. 33–34

年 4 月,美驻阿大使扎尔梅·哈利尔扎德密电国内,警告“毒品泛滥正导致严重后果,我们为重建阿富汗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毒资正源源不断地流入塔利班和其他恐怖组织腰包,摧毁毒品产业链应成为禁毒第一要务”,要求美政府增加在阿禁毒人员。

第三,阿富汗毒品走私路线和毒资“漂白”渠道四通八达,为“毒品卡特”坐大提供了条件。阿富汗毒品贩往境外主要有五条路线。一是赫尔曼德省—伊朗、土耳其—东欧路线;二是赫尔曼德省—土库曼斯坦—欧洲路线;三是楠格哈尔省—塔吉克斯坦路线;四是坎大哈—欧洲路线;五是马扎里沙里夫—乌兹别克斯坦路线。其中,多条路线汇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三角地带曾是贩毒黄金路线,但目前巴阿边境部署了军队和美国禁毒人员,经常开展军事打击行动,由此催生了两条新的黄金路线:从阿富汗经阿姆河到中亚再到欧洲;从阿富汗向南运到巴基斯坦马克兰海岸再船运波斯湾。

与此相应,阿富汗的毒资有五条“漂白”通道。一是“哈瓦拉”式结算。内线人透露,“起初,结算过程需一周,现在只需通过手机短信几秒内就完成”。据世界银行与联合国估算,每年赫尔曼德与坎大哈之间通过“哈瓦拉”毒品汇兑额就超过 10 亿美元,两地有超过 54 名通过“哈瓦拉”漂白毒资的“专家”,其大多数结算用巴基斯坦卢比计价,巴的“哈瓦拉”交易毒资占 1/3。<sup>1</sup>二是毒品换商品的易货贸易。阿富汗毒贩出口鸦片,换回日用品,特别是换回车辆、电子产品及建筑材料等紧俏商品,这为走私活动提供了合法外衣。三是利用商贸活动洗钱。交易双方事先沟通、约定交易价格,将毒资混入货款交付。四是利用空壳公司与房地产公司藏匿和转移毒资。五是通过股票市场藏匿黑钱。

通过上述运输路线和“漂白”渠道,阿富汗的毒品经济、恐怖力量与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 三

正如美国记者格雷切·彼得斯 (Gretchen Peters) 在 2009 年出版的新著《恐怖的孽种》中所指出

的,阿富汗禁毒战“不是一场意识形态或宗教战争,而是打破缠绕该地区数十年的暴力与极端主义恶性循环、重建阿富汗经济的战争。若想打败恐怖分子,必须斩断毒根。”多年来,阿富汗禁毒收效甚微,而且毒品经济形成了一张利益巨网,网罗了各种势力、各色人等,尤其为恐怖势力所用,为其输血打气,结果使得阿富汗战场硝烟难熄,和平依旧难以企及。

从 2001 年迄今,阿富汗等各相关国家相继出台禁毒举措,但效果不显著。阿的罂粟种植面积没有大幅减少,塔利班的毒品收入来源也没有被切断。根据 2001 年 12 月 5 日第一次国际援助阿富汗会议达成的“波恩协定”,由英国负责根除阿富汗毒品。为此,英国专门成立特遣部队 333 (到 2004 年有两个行动小组,各为 150 人),清剿阿的海洛因提炼厂。2002—2003 年,由于担心在阿农民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情况下强力根除罂粟会激起反抗,英国采取禁毒补偿措施,即每根除 1/5 公顷种植面积,向农民补偿 250—350 美元。<sup>④</sup>但在地方政府评估根除的种植面积中,民众诈骗和官员贪腐应运而生,以致根除罂粟计划后来被迫终止。2005 年,阿政府成立特别禁毒部队 (由英国出资和培训),在全国掀起一场根除罂粟种植的宣传运动。阿内政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多德甚至遍访各地,向民众、宗教领导人解释必须根除罂粟的原因。阿政府还寻求宗教领导人的帮助,“国家乌里玛委员会”发布宗教教令,在所有清真寺开展禁毒宣传。

美政府 2007 年推出“从空中喷洒除草剂根除罂粟”提议,但阿政府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表示反对,主张禁毒重点是逮捕毒贩,而不是打击阿穷苦农民。<sup>⑤</sup>美在反恐和禁毒上处于两难境地:既要拉拢各地军阀参与反恐行动,又因军阀从事罂粟种植和贩毒活动而不得不疏远与其关系。

面对阿毒品泛滥成灾,北约在阿禁毒行动方面却止步不前。2007 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sup>1</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p. 169—171.

<sup>④</sup> Vanda Felbab-Brown, “The Drug Econom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nd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Region”, *Narco-Jihad Drug Trafficking and Securit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NBR Special Report* No. 20, December 2009.

<sup>⑤</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 192.

室(UNDOC)执行主任安东尼奥·玛丽·科斯塔公开致信北约敦促其“摧毁毒品贸易,切断塔利班主要的资金来源”。<sup>1</sup> 2008年10月,北约曾通过了武力打击毒品提炼与追捕毒贩的计划,但该计划因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成员国反对本国驻阿部队参与禁毒行动而流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还是阿海洛因的主要消费国。

阿毒品走私猖獗,巴基斯坦也是关键原因之一。巴的毒品产地与阿交界,巴阿毒品卡特尔形成网络、尾大不掉,并与军政部门有着密切联系,巴阿政府只有达成共识并同时采取一致行动,才能有力打击毒品卡特尔头目,但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恐怖势力一直能从毒品卡特尔获取资金、武器和其他物资。

与此同时,由于各国以帮助禁毒为目标的援助活动口惠而实不至,种植罂粟仍是阿富汗农民维持生计的“命根子”。2001—2007年,国际社会承诺向阿提供约250亿美元援助,实际只到位150亿美元,其中40%(约60亿美元)又以企业盈利和援助人员高薪返还给援助国。2003年,阿约有48亿美元毒品收入,而下拨的外国援助款只有28亿美元。所以,一名美国前情报分析人员称,“罂粟经济已填补了我们没有参与阿富汗国家重建而产生的真空”。<sup>④</sup> 赫尔曼德省农民就声称,他们除了种植罂粟,别无选择。赫尔曼德省禁毒部门负责人称,“2005年该省40%的土地用来种植罂粟,2006年达到80%。”<sup>⑤</sup> 2006年1月,31个活跃在阿富汗的救援机构,如“关爱”(CARE)、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奥克斯凡国际(Oxfam International)曾向美国务卿赖斯致公开信指出,如果一味根除罂粟种植,“会摧垮早已赤贫的家庭,导致数百万阿富汗人起来反政府。2005年大规模根除罂粟种植的努力已导致许多地区出现动荡。”要想彻底根除毒品经济,阿富汗合法经济在今后许多年里必须保持9%的年增长率,农民必须能够种上合法作物,修复灌溉渠,引进新作物品种,建设道路网,政府向农民提供短期信贷。但现实令人沮丧,阿富汗缺乏合法的“小额贷款体系”,民众基本生活缺乏保障,多数人只有通过非法的“以罂粟收成抵押贷款”体系获得贷款。

截至2004年底,美国总共只拨付1.2亿美元用于阿富汗的农业发展计划,帮助农民种植合法农作物,而仅2005年在阿富汗禁毒费用就高达7.8亿美元。<sup>⑥</sup> 另外,毒品经济产销一条龙,而合法经济活动因局势动荡难以发展。

此外,阿富汗国内外多路人马“利”字当头,为贩毒保驾护航。因毒品造成的腐败现象渗透到阿政府许多部门,一些政警高官每月收受数万美金的回扣及贿赂,总统卡尔扎伊的直系亲属甚至也卷入过协调贩毒活动。<sup>⑦</sup> 卡尔扎伊政府的毒枭影子内阁渐成气候,在阿政府25万—40万公务员中,有近10万人直接受益于毒品经济(运输费、利润、贿赂等),喀布尔的土地开发商无一例外均涉嫌贩毒。南亚大毒枭哈吉朱马·汗花重金就可买通许多省长、地方军阀、高速路交警、边境卫兵等,以获得在各省加工和运输毒品的“特别通行证”。<sup>⑧</sup> 在巴基斯坦警察、情报机构、军队、海关和禁毒机构中,因毒品而腐败的官员比比皆是。巴军内部,因普遍薪水低,存在着一个海洛因“辛迪加”。1986年,曾有16名巴军官以贩毒罪被捕。一些西方官员认为,巴退役特工通过协调毒品贸易确保塔利班和当地其他“圣战”组织的资金来源。2007年,巴被列入美国务院“主要贩毒国”名单。一位美国官员称:“不管我们在阿富汗怎样行动,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监管巴基斯坦,我们就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sup>⑨</sup> 另有证据显示,伊朗情报机构利用公务车辆转运毒品,这些车辆挂着特殊车牌,可以规避缉毒警察的搜查;一些走私分子(多为俾路支人)还可以争取到伊朗特工的协助。就连参与打击“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美军及中情局内,也有人从事毒品交易。一些部署在毒品产地或者走私路线上的美国禁毒人员也出现腐败苗头。○

(责任编辑:黄昭宇)

<sup>1</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 214.

<sup>④</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p. 8—9.

<sup>⑤⑥</sup> Fazel Ahmad Shehzad and Caribba G. all, “Afghanistan’s Opioid Flourishing Poppy Trad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18—19, 2006.

<sup>⑦</sup> Robert I. Rothberg, “The Poppy Problem: Solving Afghanist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4—15, 2006.

<sup>⑧</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p. 207—209.

<sup>⑨</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p. 154—155.

<sup>⑩</sup> Gretchen Peters, *Seeds of Terror*, p. 214.